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 第七十一回 姜子牙三路分兵

詩曰： 丞相興兵列戰車，虎賁將士實堪誇。諸侯鼓舞皆忘我，黎庶歌謳盡棄家。

劍戟森羅飛瑞彩，旌旗掩映舞朝霞。須知天意歸仁聖，縱有征誅若浪沙。

話說準提道人上嶺，大呼曰：「請孔宣答話！」少時，孔宣出營，見一道人來得蹊蹺。怎見得，有傷為證，偈曰：

身披道服，手執樹枝。八德池邊常演道，七寶林下說三乘。頂上常懸舍利子，掌中能寫沒文經。飄然真道客，秀麗實奇哉。煉就西方居勝境，修成永壽脫塵埃。蓮花成體無窮妙，西方首領大仙來。

話說孔宣見準提道人，問曰：「那道者通個名來！」道人曰：「我貧道與你有緣，特來同你享西方極樂世界，演講三乘大法，無罪無礙，成就正果，完此金剛不壞之體，豈不美哉！何苦與此殺劫中尋生活耶？」孔宣大笑曰：「一派亂言，又來惑吾！」道人曰：「你聽我道。我見你有歌為證，歌曰：

功滿行完宜沐浴，煉成本性合天真。天開於子方成道，九戒三皈始自新。脫卻羽毛歸極樂，超出凡籠養百神。洗塵滌垢全無染，返本還元不壞身。」

孔宣聽罷大怒，把刀望道人頂上劈來。準提道人把七寶妙樹一刷，把孔宣的大杆刀刷在一邊。孔宣忙取金鞭在手，復望準提道人打來。道人又把七寶妙樹刷來，把孔宣的鞭又刷在一邊去了。孔宣止存兩隻空手，心上著急，忙將當中紅光一撒，把準提道人撒去。燃燈看紅光撒去了準提道人，不覺大驚。只見孔宣撒去了準提道人，只是睜著眼，張著嘴，須臾間，頂上盔，身上袍甲，紛紛粉碎，連馬壓在地下，只聽得孔宣五色光裏一聲雷響，現出一尊聖像來，□八隻手，二□四首，執定瓔珞傘蓋，花罐魚腸，如持神杵、寶鏃、金鈴、金弓、銀戟、旛旗等件。準提道人作偈曰：「

寶焰金光映日明，西方妙法最微精。千千瓔珞無窮妙，萬萬祥光逐次生。加持神杵人罕見，七寶杯中豈易行。今番同赴蓮臺會，此日方知大道成。」

且說準提道人將孔宣用絲條扣著他頸下，把加持寶杵放在他身上，口稱：「道友，請現原形！」霎時間，現出一隻目細冠紅孔雀來。準提道人坐在孔雀身上，一步步走下嶺，進了子牙大營。準提道人曰：「貧道不下來了。」欲別子牙。子牙曰：「老師大法無邊。孔宣將吾許多門人諸將不知放於何地？」準提問孔宣曰：「道友今日已歸正果，當還子牙眾將門人。」孔雀應曰：「俱盡在行營裏。」準提道人對子牙說過，別了燃燈，把孔雀一撲，只見孔雀二翅飛騰，有五色祥雲紫霧盤旋，逕往西方去了。

且說子牙同韋護、陸壓，領眾將至孔宣行營，招降兵卒。眾兵見無頭領，俱願投降。子牙許之，忙至後營，放眾門人。諸將等出來，至本營拜謝子牙、燃燈畢。次日，崇黑虎等回崇城。燃燈、陸壓俱各歸山。楊戩仍催糧去訖。子牙傳令：「催動人馬。」大軍過了金雞嶺，一路無詞，兵至汜水關。探馬報入。子牙傳令安營，在關下筍住大寨。怎見得：

營安勝地，寨背孤虛。南分朱雀北玄武，東按青龍西白虎。提更小校搖金鈴，傳箭兒郎擣戰鼓。依山傍水結行營，暗伏強弓百步弩。

子牙陞帳坐下，將正印拿哪吒為先行，把南宮适補後哨，住兵三日。

且說汜水關韓榮聞孔宣失機，周兵又至下關，與眾將上城，看子牙人馬著實整齊。但見得：

一團殺氣，擺一川鐵馬兵戈；五彩紛紛，列千桿紅旗赤幟。畫戟森羅，輕飄豹尾描金五彩旛；兵戈凜冽，樹立斬虎屠龍純雪刃。密密鋼鋒，如列百萬大小水晶盤；對對長鎗，似排數千粗細冰淋尾。幽幽畫角，猶如東海老龍吟；唧唧提鈴，酷似簷前鐵馬響。長弓初吐月，短弩似飛鳧。錦帳團營如密布，旗旛繡帶似層雲。道服儒巾，盡是玉虛門客；紅袍玉帶，都係走馬先行。正是：子牙東進兵戈日，我武惟揚在此行。

韓榮看子牙大營，盡是大紅旗，心下疑惑。韓榮下城，在銀安殿與眾將官修本，差官往朝歌告急；一邊點將上城，設守城之法。

且說子牙在中軍正坐，有先行官哪吒進前曰：「兵至關下，宜當速戰。師叔住兵不戰，何也？」子牙曰：「不可。吾如今三路分兵：一路取佳夢關；一路取青龍關；僉二位總兵以取二關，非才德兼全、英雄一世者不足以當此任。吾知非黃將軍、洪將軍不可。」二將至前。子牙曰：「二位可拈一闖，分為左右。」二將應諾。子牙把二闖放在桌上，只見黃飛虎拈的是青龍關；洪錦拈的是佳夢關。二將各掛紅簪花，每一路分兵□萬。黃飛虎的先行是鄧九公；黃明、周紀、龍環、吳謙、黃飛豹、黃飛彪、黃天祿、黃天爵、黃天祥、太鸞、鄧秀、趙昇、孫焰紅，擇吉日祭旗，往青龍關去了。洪錦的先行是季康；南宮适、蘇護、蘇全忠、辛免、太顛、閔天、祁恭、尹籍，分兵□萬，往佳夢關去了。離了汜水關，一路上浩浩軍威，人喊馬嘶，三軍踴躍，過了些重山重水，縣府州衙，哨馬報入中軍：「前至佳夢關了。」洪錦傳令安營。立了大寨。三軍吶喊，洪錦陞帳，眾將參謁。洪錦曰：「兵行百里，不戰自疲。俟次日誰先取關走一遭？」季康應聲：「願往。」洪錦許之。

季康次日，上馬提刀，至關下搦戰。佳夢關主將胡升、胡雷、徐坤、胡雲鵬正議退兵，只見報馬入帥府：「啟總兵：周將請戰。」胡升問：「誰人退周將走一遭？」傍有徐坤領令，全裝甲冑出關。季康認得是徐坤，大呼曰：「徐坤，今日天下盡屬周王，汝何為尚逆天命而強戰也？」徐坤大罵：「反賊！諒爾不過一走使耳，你有何能，敢出大言！」縱馬搖鎗直取。季康手中刀赴面交還。兩馬相交，大戰五□餘合。季康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頂上一道黑氣，黑氣中現一狗頭。正酣戰之間，徐坤被狗夾臉一口，徐坤未曾防備，怎經得一口，不覺手中鎗法大亂，早被季康手起一刀，揮於馬下，梟了首級，掌鼓進營報功。不題。

且說報馬報與胡升，說徐坤陣亡。胡升心下甚是不樂。次日，左右又報：「有周將討戰。」胡升令胡雲鵬走一遭。雲鵬領令上馬，提斧出得關來。看來將乃是蘇全忠。胡雲鵬大罵：「反賊！天下反完了，你也不可反。你姐姐是朝陽龍后，這等忘本！你好生坐在馬上，待吾來擒你！」二馬撥開，鎗斧併舉，大戰龍潭虎穴。戰有三四□合，胡雲鵬不覺汗流。正是：

征雲慘淡遮紅日，海沸江翻神鬼愁。

胡雲鵬那裏是蘇全忠對手，只殺得馬仰人翻，措手不及，被蘇全忠大呼一聲，把胡雲鵬刺於馬下，梟了首級，回營見洪錦報功。哨馬又報入關中，報與主將曰：「胡雲鵬失機陣亡。」胡升與胡雷曰：「賢弟，今兩陣連失二將，天命可知。況今天下歸周，非止一處，俺弟兄商議，不若歸周，以順天時，亦不失豪傑之所為。」胡雷曰：「長兄之言差矣！我等世受國恩，享天下高爵厚祿，今當國家多事之秋，不思報本，以分主憂，而反說此貪生之語。常言道：『主憂臣辱。』以死報國，理之當然。長兄切不可提此傷風敗俗之言！待吾明日定要成功。」胡升默然無言可對。各歸營中歇息。

次日，胡雷奮勇出關，向周營討戰。報馬報入中軍，有南宮适出馬。胡雷大呼：「南宮适慢來！」胡雷手中刀望南宮适頂門上砍來。南宮适手中刀劈面相迎。兩馬相交，雙刀併舉，一場大戰。怎見得，有讚為證，讚曰：

二將兇猛俱難併，棋逢對手如梟獍。來來去去手無停，下下高高心不定。一箇扶王保駕棄殘生；一箇展土開疆拚性命。生前結下殺人冤，兩虎一傷方得勝。

南宮适與胡雷戰有三四□合，被南宮适賣箇破綻，胡雷用力一刀砍入南宮适懷裏來，馬頭相交，南宮适讓過刀，伸開手把胡雷生擒活捉，拿至軍前，轅門下馬，逕進中軍報功。洪錦傳令：「推來。」及至眾士卒將胡雷推至帳前，立而不跪。洪錦曰：「既被擒來，何得抗拒？」胡雷大罵曰：「反國逆賊！你不思報國大恩，反助惡成害，真狗彘也！吾恨不能食汝之肉！」洪錦大怒，命：「推出去，斬訖報來！」立時將胡雷推出轅門，須臾斬首號令。洪錦方與南宮适賀功。

纔飲酒，旗門來報：「胡雷又來討戰。」洪錦大怒，傳令：「把報事官斬了！為何報事不明？」左右一聲，把報事官綁出去。

報事官大呼：「冤枉！」洪錦令推回來，問其故：「你報事不明，理當該斬，為何口稱冤枉？」報事官曰：「老爺，小人怎敢報事不明，外面果然是胡雷。」南宮适曰：「待末將出營，便知端的。」洪錦沉吟驚異。只見南宮适復上馬出營來見，果是胡雷。南宮适大罵曰：「妖人焉敢以邪術惑吾！不要走！」縱馬舞刀，二將復戰。其如胡雷本事實不如南宮适，未及三合，依舊擒胡雷下馬，掌鼓進營，來見洪錦。洪錦大喜，將胡雷推至軍前。洪錦不知何術，兩邊大小眾將紛紛亂議，驚動後營。龍吉公主上中軍帳來問其緣故。洪錦將胡雷的事說了一遍。龍吉公主叫把胡雷推至帳前一看，公主笑曰：「此乃小術，有何難哉！」叫把胡雷頂上頭髮分開，公主取三寸五分乾坤針放在胡雷泥丸宮釘將下去，立時斬了。公主曰：「此乃替身法，何足為奇！」正是：

因斬胡雷招大禍，子牙難免這場非。

話說洪錦斬了胡雷，號令在轅門。有報馬報入關中：「啟總兵爺：二爺陣亡，號令轅門。」胡升大驚：「吾弟不聽吾言，故有喪身之厄。料成湯文武不足鎮服天下諸候。」令中軍官，修納降文書：「速獻關寨，以救生民塗炭。」只見左右將納降文表修理停當，只等差人納款。

且說洪錦正與眾將飲酒賀功，忽報：「佳夢關差官納款。」洪錦傳：「令來。」將差官令至軍前，呈上文表。洪錦展開觀看：

鎮守佳夢關總兵胡升泊佐貳眾將等，謹具降表與奉天討逆元帥麾下：升等仕商有年，豈意紂王肆行不道，荒淫無度，見棄於天，仇溺土庶，皇天不保，特命我周武王以張天討。兵至佳夢關，升等不自度德，反行拒敵，致勞元戎奮威，斬將殄兵，莫敢抵當。今已悔過改行，特修降表，遣使納款，懇鑒愚悞，俯容改過之恩，以啟更新之路，正元帥不失代天宣化之心，弔民伐罪之舉，則升等不勝感激待命之至。謹表。」

洪錦看罷，重賞差官：「我也不及回書，明日早進關安民便了。」來使回關，見胡升，稟曰：「洪總兵准其納款，不及回書，明早進關。」胡升令左右將佳夢關上豎起周家旗號，打點戶口冊，集庫藏錢糧，俟明早交割事宜。正打點間，忽報：「府外來有一穿紅的道姑，要見老爺。」胡升不知就裏，傳令：「請來。」少時，道姑從中道而進，甚是兇惡，腰束水火條，至殿前打稽首。胡升欠身還禮，問曰：「師父至此，有何見諭？」道姑曰：「吾乃是丘鳴山火靈聖母是也。汝弟胡雷是吾徒弟，因死於洪錦之手，吾特下山來為他復仇。汝係他同胞弟兄，不念手足之情，君臣之義，乃心向外人，而反與仇敵共立哉！」胡升聽得此語，忙下拜，口稱：「老師，弟子實是不知，有失迎迓，望乞恕罪。弟子非是事仇，自思兵微將寡，才淺學疏，不足以當此任；況天下紛紛，俱思歸周，縱然守住，終是要屬他人，徒令軍民日夜辛苦，弟子不得已納降，不過救此一郡生靈耳，豈是貪生畏死之故。」火靈聖母曰：「這也罷了。只我下山，定復此仇。你可將城上還立起成湯旗號，我自有處。」胡升沒奈何，又拽起成湯旗來。洪錦正打點明日進關，只見報馬來報：「佳夢關依舊又拽起成湯旗號。」洪錦大怒：「這匹夫焉敢如此反覆戲侮我！等待明日拿這匹夫碎屍萬段，以泄此恨！」

且說火靈聖母問胡升曰：「關中有多少人馬？」胡升曰：「馬步軍卒有二萬。」聖母曰：「你挑選三千名出來與我，自下教場教演，方有用處。」胡升即選三千熊彪大漢。聖母命三千人俱穿大紅，赤身，披髮，背上貼一紅紙葫蘆，腳心裏俱書寫「風火」符印，一隻手執刀，一隻手執旛，下教場操演。不題。

且說次日，洪錦命蘇全忠關下討戰。胡升掛「免戰牌」。全忠只得回營，見洪錦曰：「胡升掛『免戰』二字，末將只得暫回。」洪錦怒氣不息。只見火靈聖母操演人馬，至一七方纔精熟。那日，火靈聖母命關上去了「免戰牌」，一聲砲響，關中軍馬齊出。火靈聖母騎金眼駝，與練成火龍兵，隱在後面；先令胡升在前討戰。胡升得令，一馬當先，來至軍前，要洪錦出來答話。探馬報入關中：「關上有胡升討戰。」洪錦聞報，上馬提刀，帶左右將官出營。一見胡升，大罵：「逆賊！反覆無常，真乃狗彘匹夫！敢來戲侮於我！」縱馬舞刀直取。胡升未及還手，只見火靈聖母催開金眼駝，用兩口太阿劍，大呼：「洪錦不要走！吾來也！」洪錦仔細定睛，見道姑連人帶獸，似一塊火光滾來。洪錦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聖母答曰：「吾乃丘鳴山火靈聖母是也。你敢將吾門下胡雷殺了！吾今特來報仇。你可速下馬受死，莫待吾怒起，連累此萬生靈，死無噍類也。」道罷，將太阿劍飛來直取。洪錦手中大桿刀火速忙迎。未及數合，洪錦方欲用旗門遁以誅火靈聖母，但不知聖母頭上戴一頂金霞冠，冠上有一淡黃包袱蓋住，火靈聖母將包袱挑開，現出五六丈金光，把火靈聖母籠罩當中。他看的見洪錦，洪錦看不見他，早被聖母把洪錦照前甲上一劍砍來。洪錦躲不及，已劈開鎖子連環甲。洪錦「哎呀」一聲，帶傷而逃。火靈聖母招動三千火龍兵衝殺進大營來。好利害！怎見得好火，有賦為證，賦曰：

炎炎烈焰迎空燎，赫赫威風遍地紅。卻似火輪飛上下，猶如火鳥舞西東。這火不是燧人鑽木，又不是老君煉丹，非天火，非野火，乃是火靈聖母煉成一塊三昧火；三千火龍兵勇猛，風火符印合五行，五行生化火煎成，肝木能生心火旺，心火致令脾土平，脾土生金金化水，水能生木徹通靈，生生化化皆因火，火燎長空萬物榮。燒倒旗門無攔攔，拋鑼棄鼓各逃生，焦頭爛額屍堆積，為國亡身一旦空。正是：洪錦災來難躲避，龍吉公主也遭凶。

話說洪錦身著劍傷，逃進大營，不意火靈聖母領三千火龍兵衝殺進營，勢不可當。三軍叫苦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龍吉公主在後營，聽得一聲三軍吶喊，急上馬拎劍，走出中軍，見洪錦伏鞍而逃，洪錦不及對龍吉公主說金光的事，龍吉公主只見火勢冲天，烈焰捲起，正欲念咒救火，又見一塊金光奔至面前。公主不知所以，忙欲看時，被火靈聖母舉劍照龍吉公主劈來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